

學 戲 四 十 年

李 猷

憶幼年逍遙遊菊社

我研究國劇的動機，實在是很可笑的，並不因為嗜好或者濡染成習，而是由於偶然的嘗試和受盡了訕笑、刺激，結果，發憤以從事，一鼓勁兒，鑽研了四十年，現在只要腦海裏不盤算學術上的問題，就會想到國劇這方面去。

按說一個人學一件技藝，總該有一點影子吧，或者先人的遺傳，或者環境的影響，或者長輩的決定，而我都不是，也只有後列這一兩點。

先父曾告訴我，民國初年，他老人家在我家鄉江蘇常熟西城嚴文清讀書處的舊址，依山建屋，設立一個邑人休憩閒眺之所，叫做「逍遙遊」。那時上海有名的老生潘月樵（常熟人），時常於春秋佳日，回里渡假，也時常到「逍遙遊」來飲茶，那時我才兩三歲，他經常抱我哄我，可能那時，他會哼一點甚麼，種了一點起碼的因素。

十六七歲，在同邑陸氏家塾讀書，一位老師楊文英先生驟急病逝世，代其教授者，為同邑陶運百（聲甫）先生，他能畫，能書，通說文，那時他們一般朋友正在「逍遙遊」內組織一個菊社

，由陳道安先生負責說戲，道安先生有「南陳」之稱（北陳是陳彥衡先生），我有時走到菊社去看一看，聽見道安先生在閉目說戲，陶先生的表弟黃君，是一位青年書家，學翁同龢體很好，是道安先生的女婿，唱老生，也唱小生，請了「逍遙遊」演講廳內國劇班小生陳芳甫說戲排身段，那時排的是「鳳儀亭」，因為我時常去黃家玩，耳濡目染，却學會幾段貂蟬和呂布唱的流水板，大概此為我唱戲的先聲了。在這環境之下，常熟的國劇，也是蓬蓬勃勃，我每於放學完畢，趕至劇場看放湯戲（即快結束收票人已撤走），最欣賞的是「請宋靈」和「百涼樓」等武老生戲，這也許後來學戲，特別愛好「定軍山」、「戰太平」、「鎮潼州」等劇的關係吧？

重慶天津票友苦樂

民國三十年在重慶，因交通銀行總管理處在化龍橋辦公，同人都不携眷，有人發起組織國劇社，我也無可無不可的參加了。教戲老師來試嗓子，說「我只能唱老旦」，第一次公演「法門寺」，就派了去國太，唸「一心赴蟠桃，但願得長

生不老」兩句，並無唱詞，雖可交卷，大不過癮，而且有被人輕視的感覺。第二次學了「坐宮」，登臺演唱，同人間有同我開玩笑的，在我唱到一場血戰二六板時，全體以脚踏地板，結果整個禮堂，只聽得都是腳板起落之聲，真使人欲哭無淚。第三次唱「御碑亭」，請了一位同鄉名票楊定襄（佛士）生先去觀賞，這晚唱工既未掉板，場上也很自然，白口亦未丟一字，甚為得意，以為「無懈可擊」了，卸裝之後，跑到前臺，請教楊先生，以為可得大大的讚美，結果所獲，是「一點也沒有」五字，真是氣得發昏章第十二，因為他的意思說：你縱然沒有錯誤，但「唱無意思，做無表情」，所以給了零分。

還有氣人之事，那時我擔任交通銀行國劇社社長，年輕有勁，說做就做，一兩個月，來場彩排，不像今天這樣實事；自己有戲的話，我們的主管劉先生必先問道：「閣下幾點出場？」我假如說：「八點上，九點下。」他準說：「我九點十分到」，這種給我的刺激換了別人，必然灰心，不再唱了，我却不然，再接再厲的研究，為了要學「探母」後部出關的吊毛，在大禮堂的棕毯

子上摔得滿面是血，還強顏說：「吊毛失事」；那時重慶戰時生活，沒有羊毛毯子。自此苦練，熬腿、大刀花、快槍、小五套、單刀等等，可惜未能再露，而抗日戰爭勝利，國劇社員紛紛外調，劇社就此結束了。在後方辦戲，設備差，交通不便，受盡那些內外行的刁難，雖能一一克服，實在是很難受的，一時也說不盡。

勝利的消息傳來，銀行要大復員，我年輕，被友人推許為文筆好，做事還有條理，承蒙長官們所器重，留我在總處的，邀我去南京的，邀我去上海的，不一而足，其時我內人及孩子還在上海，而我爲了使戲劇可以深造，竟選擇了天津，雖然臨時換飛機，倖免撞山之厄，一方面固然展布了我的夙願，另外在國劇方面，却結結實實奠定了基礎。

在天津，請到一位名琴師郭少臣先生，他是奚嘯伯的琴師，參加過梅劇團，拉老生風格極高，一面改戲，將在重慶所學，統統整理好了，計爲「坐宮」、「御碑亭」、「武家坡」、「烏盆記」、「捉放曹」、「寶蓮燈」、「二進宮」等六、七劇，又學了不少戲。不久，郭先生給我介紹了夏山樓主韓慎先先生（德壽），因爲韓先生也好文墨，有收藏，大家都很談得來。記得那天第一次到他小白樹家中，下午三、四點鐘，尚喫午飯，而窗櫺坐椅，無處不是灰塵，好像無人收拾，但他很熱心健談，就指導我譚派的唱法，以後每天我在交通銀行下班後到天祥市場金石山房帳房內學戲，如此日復一日，韓先生感念我之誠敬，有求必應，每月要我學戲一或二齣，先後教

了譚派戲二十餘齣如「打鼓罵曹」、「托兆碰碑」、「洪羊洞」、「打棍出箱」、「紅鬃烈馬」、「搜孤救孤」、「打漁殺家」、「南陽關」、「取帥印」、「打金枝」、「梅龍鎮」、「秦瓊賣馬」、「汾河灣」、「文昭關」、「雙獅圖」、「探母回令」、「戰太平」、「烏盆記」、「捉放宿店」、「失空斬」，都是純粹譚派的唱法。同時我們劇社內，請了一位專排老生身段的老師陳君，他玩意兒雖然大路，但極純正，他不識字，能戲數百齣，全靠記憶，他陪我用功三年之久，任何身段，他做樣子，任何武打，他充下手；還有一位票友下海的小丑王華甫先生，本是鹽務方面的小官，因爲唱戲抽大烟，落拓到在天津中國大戲院當班底，但他在春陽友會曾陪余叔岩唱「打棍出箱」，充過樵哥，所以我請他教「問樵關府」和「打漁殺家」兩齣，兩齣念白動作，細緻之極，「問樵」身段，「打漁殺家」之對口話白最爲傳神，可惜後來此兩劇未及演出，而陳先生則陪我唱過一次「失空斬」的王平。

我在天津就國家六行局爲同仁起過一個票房，名「天津聯社」，能自己人唱「全本連環套」，也有人裝唱「挑華車」，每一兩個月演出一次，由我和吳象頌兄調度，吳兄操琴，我包含充當配角，如「連環套」的施公、「打龍袍」的王延齡等，三年多，不下演過一、二十場，而以「探母」、「紅鬃烈馬」、「捉放」爲多，「探母回令」見太后的兩個翻騰式屁股座位，記得還是譚富英給我說的，說起來也是一種技巧，最近葉復潤演「回令」，却來了三個。「定軍山」只演過

一次，我於「定軍山」有特別嗜好，計自民國卅三年在重慶學起，一直研究改進，至民國三十七年四個年頭，遇有好的身段、把式，盡量吸收，而唱白規範，則還依照夏山樓主所說，大刀花學之於譚富英，斬淵刀法學之於劉硯亭，皆是集斯劇之精華，處處講究其唱做，當時天天下午排練，夏季紫布靠，汗出如雨，內衣可絞出汗水，從不荒廢，也算三折肱了。「罵曹」的鼓，是向楊寶忠學的，記得第一次在慶王府喫夜飯，我問寶忠：「打鼓應如何學？」他答說：「只要打就是了。」當時我很生氣，覺得他的話，有點侮辱的意思，後來他第二次到津，請他來家喫飯，打鼓給我看，我和琴師兩人合作，暗記其點子手法，然後苦練三個月，他再來時，我照樣打給他聽，居然有板有眼，因此他才把他的一套技巧教給我，並說明「上次說的『只要打』三字，您有點誤會，其實練腕子，是非經過這階段不成的。」

香港拜孟小冬爲師

到香港後，因錢新之老伯之介，得從孟小冬老師問藝，記得第一次開教，對我宣布第一條件，必須把夏山樓主全部唱腔忘記，方准給我說戲，入學考試，記得是讓我哼一段二黃，「瓊林宴」開府「我本是一窮儒」一段，老師領首稱差不多；又西皮「張公道」一段，說裏邊小地方不到之處甚多，並允許每日在給趙培鑫、錢培榮兩兄說戲時，前往一同參加。因我在北方，學戲較多，試唱時都讓我唱裏子，或花臉，或別的配角，如「珠簾寨」之程敬思之類，而老師自唱時，也

中 用我唱程敬思，蓋我的調門，與師相同，都是六
外 半（C半），直到近年，老師深以為喜，以為我
雜 嚦音較前更為寬亮，調門維持，她自己不能唱，
聽我能發揮她的優點和富餘的嚦音，能表現出來
，使她覺得安慰。那時孟師住在銅鑼灣使館大廈
六樓，我每日晚間在錢府晚餐之後，前往受業，
她上課的時間，多半在深夜十二時，喫好晚飯以
後，在十時許至十二時之間，是多半談着梨園掌
故，或某齣戲各人唱法之不同，其訣竅在何處，
雖然不是上課，但假使自己早有底子的話，可以
吸收不少珍貴智識，我因為基礎還好，是時專心
戲劇，對於各齣的場子和鑼鼓經，非常熟悉，只
要她談到甚麼地方，我總能記得參證、消化，那
時還有余派名票孫養農先生時常在座，為我和培
鑫兄拉「起霸」的功架，據說是當年錢金福給他
說的，因為錢是常陪余先生演出，知道清楚，此
外還說些余派靠把戲的節骨眼，培鑫兄因對靠把
戲無興趣，我那時確實吸收了不少，而這些都是
老師在場，認為符合可接受或舉例校正的。舉例
言之，如「戰太平」華雲的倒板，「嘆英雄」後
的出場，和劍子手的一欺兩欺，「審頭刺湯」陸
炳的上轎，均有余派的絕活，如此小身段，不可
勝計，而此種小身段，又難以筆記，事隔近三十
年，平時想不到，偶然提出，有點生疎，真是感
嘆！

在港三、四年間，和趙、錢二位共計學會了
後列名劇：「失空斬」、「珠簾寨」、「捉放宿
店」、「烏盆記」、「御碑亭」、「探母」、「
戰太平」、「二進宮」、「十道本」。

老師特別教給我的有：「法門寺帶大審」、
「狀元譜」、「盜宗卷」、「定軍山」等各劇。

「法門寺帶大審」，因為嚴許頌輝夫人等要演出，
老師命我參加，在前面唱，我這齣戲，在天津
時演唱過，這次老師從頭至尾，又給我改正，並
一一說了身段，雖然演戲中止，但我得着了這齣
大戲。「狀元譜」是昔年楊寶忠給我說的，老師
又改正了並教我白口，尤其稱許我此劇中的大段
白口，謂有希望，故將身段也給我說了，一、兩
個下場，至今還有時練習。「盜宗卷」呢，我在
北方，本已初步學過，我對於此劇嗜之至深，因
為扮像古雅，劇情雅趣，求之於老師，大致前後
花了二年多功夫，今天一節，明天一句，一句搖
板竟學了兩星期之久，點點滴滴皆是精華，到最
後離港來臺前夕，老師鑒我對於此劇愛好的熱誠
，不惜於感冒發燒時，為我排練，其中若干身段
，真是傳神入妙，足見當年余叔岩先生所費心血
之多，與老師接受之精微細緻，都是不着緊要時
，顯現好處，此劇我雖未正式演過，但於老師來
臺後，曾吩咐我為李守遜兄代排此劇，事先我還
被老師從頭考試，在其信義賂府上小客廳，獨演
一齣，唱念帶做，一絲不苟，蒙嘉獎，認為我事
隔二十餘年，竟絲毫未曾走樣，大為獎許。守遜
兄亦精心研討，為之排過十餘次，雖亦未演出，
但此劇總有二人保存，亦屬幸事。「定軍山」這
一劇，我下過極大的工夫，身段方面，在香港使
館大廈時，老師曾給我檢閱過，並為我改正幾個
下場，唱的方面，一直等到老師到臺北，才給我
改妥，與世傳李少春的说戲錄音小有不同，因為

老師的唱法，基本上較少春為完滿的緣故，以後
每逢宴客或生日的聚會，老師總鼓勵多讓我歌唱
此劇，以為助興。後來同門丁存坤兄來臺時主持
場面，此劇唱來更為生色，可惜丟下日久，年齡
漸長，上臺已奔走不動了，不過將來遇有佳材，
還願傾囊相授，以報老師教誨的恩誼。老師來臺
以迄逝世，共為十年，我以公事忙碌，又晚間多
數要做自己的工作（讀書、撰文、寫字）晚間不
能天天去老師府上，然斷斷續續間，還為我說了
三齣余派的拿手戲「轅門斬子」、「托兆碰碑」
、「打鼓罵曹」。

余叔岩的劇藝源流

「轅門斬子」一劇，余叔岩氏得之於譚鑫培
，以當時劉鴻升擅演三斬一探，禮讓而收起。余
叔岩氏以孟師嚦音特好，特為之說斯劇。若干年
前沈鞏窗兄有「三代名伶余叔岩」之作，亦提到
此點，其實孟師此劇，在未拜余門時，早已唱過
，改過後却未動過，但時常為我說起此劇妙處如
何……，意思看我嚦音尚可應付，有量才相授之
意，我本會譚派的「斬子」，就請老師給改，隨
說隨記，與一般劉派、高派，大大不同，一言以
蔽之，「雅而已矣」，此劇大致先後費了一年時
光，全部完成，余劇秘辛，今日尚能留諸天壤，
不能不說是老師用心之深了。

「托兆碰碑」，我在北方時，夏山樓主為我
說過，已唱得很熟，但既入孟門後，此劇理應學
會改正，在老師初來臺的時候，一句一句請求改
正，大約共費半年有餘，後來唱熟了，將錄音帶

放在身上，到信義路老師家中，總因人多，無緣放聽受教，後來同門黃金懋兄也學這戲，他會操琴，可能細緻的地方，比我道地，但不知如何，有一腔與我不同，我曾冒昧的問老師，老師說「就是如此」，而我學的腔則清晰在耳，大概本有兩種唱法吧，而我的一種，比較適合我的嗓子罷了，或者可能後來老師多病，改了簡單的腔，此劇凡屬譚余派老生，都能唱此，大致相同，老師的勝處，在情韻上與人不同，又給我說了一點反二黃出場的身段，將一老將，孤軍塞外，冰天雪地的情形，表演得絲絲入扣。「罵曹」一劇，我本學之于夏山，鼓是楊寶忠所說，前已敘過，在津時曾唱過一次，到香港後，民國三十八年，我還在電臺廣播過一次，後入師門，老師關照我，要改「罵曹」，先改打鼓，就囑王瑞芝先生給我改余派的點子，三通鼓及夜深沉，如此又費了三、四個月，純熟了，老師在喫晚飯時，讓王先生操琴，命我在沙發墊子打鼓點子給老師看，如此也有十次八次，最後結尾幾下，總不漂亮，後由老師關照杭子和先生給我糾正，現在二十幾年，每次在家用功，總不忘打鼓一次，不敢忘却。老師自藏的本，是昔年在北平時一位哈漢章先生墨筆給她手寫的，在港時，有時取出查考，還讓我補寫了一、二齣戲，這幾本線裝脚本，來臺後一直壓在箱底，後來蟲蛀水漬，已不可處理，所幸我所學的戲，都自有筆記，當年學戲至凌晨二、三時，回家尚須默寫，此等脚本都經余叔岩氏旁邊的文人雅士如陳彥衡、魏鐵珊諸先生，加以修飾過的，尤其白口繁簡得當，典雅處可從「御

碑亭」白口看出，真有價值。老師來臺後，教授同學時，都讓我手抄脚本，自己精細校勘，如「失空斬」全部，無一字錯誤，曾受獎許，而且以後要抄甚麼唱詞，都讓我執筆，在這方面，我以服勞的關係，比較清楚。老師病中，時時關照我，每天要多聽余氏唱片，並說「法子盡在其中」，當時不明何意，事後想來，應是關照我「以後無可學時，只要接近這許多片子，就可使技藝進步」，老師的苦心，真可感誦。

保存國粹做帶自珍

以上是我回憶四十餘年學戲的經過，自知人無全能，尤其廿餘年來，我根本沒有特別用功，因為從事已久，在習慣上，也算我生活中的一部

份，深知比我研究精深的朋友，大有人在，而自己仍慊然感覺不足，而現在種種的條件，不允許天天練功調嗓，偶然興發，和朋友唱一兩齣，或談論一些戲劇上的事情，也就算過癮了。好友張佛千教授曾詢我說：「外邊有人講，李嘉老遇到有人批評他，書法、詩、文何者不好，決不生氣，獨說他唱戲不好，會很認真，究竟有無其事？」我說：「我的學戲歷程，非常艱辛，得來不易，自己年齡關係，亦無暇在臺上表演，無從取信于人，無論口頭如何闡釋，人多不信，是以發急；至于研究學問，互有切磋之雅，倒不必生氣。」如其拿我費在學戲上的工夫，放在做學問上，或者詩、文、書法，更有成就，但回頭一想，究竟也保存了不少國粹，做帶自珍，總還值得安慰的。

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

現已出版 歡迎購閱

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本台幣肆佰伍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